

【新語說世】

流浪狗之歌

編輯組

三個月前，我的朋友阿吉告訴我牠主人早晨讀的一條新聞，大意是：全美國的母狗一輩子默默無聞，牠們怎麼也沒想到有天一覺睡醒，竟上了全美各大報的頭條新聞，風頭直蓋過剛當選眾議會議長的金瑞契呢！

「唉！臺灣的流浪狗可就沒這麼幸運囉！」我故意把剛剛在路旁撿來的雞骨頭啃得嘎嘎作響，阿吉瞪大漆黑的眼珠看著我，牠是隻家狗，主人把牠照顧得豐衣足食，牠怎麼知道我們流浪狗的悲哀呢？每天我還不是得從垃圾中翻找人們丟棄的便當，時時留意環保單位的捕犬車，冬天到了還得提防香肉店老闆「關愛」的眼神，如果多流點口水，還被當成瘋狗，人人喊打，命運真比過街老鼠還不如！

有次，我跟隨一個人後面走進一

家銀行，門竟然自動開了，我嚇一大跳，只好又轉回頭，門又開了，這可把我給搞糊塗了，來回走了好幾趟，不一會兒，坐在櫃檯後的人全都站起來，原來他們只看見門開無關，卻沒見到人，以為有搶匪故弄玄虛，嚇得全都肅然起立，我闖了禍只好溜之大吉。和阿吉說起，牠還笑我是名符其實的「土狗」呢！「那是自動門，上面有電眼，只要人靠近，門就會打開。」阿吉特地放低音量，我知道牠怕傷害一隻流浪狗的自尊心。

不過現在我的命運可改觀了，明天我就要上報了。「吃飯囉！」遠遠地，我又聞到肉燥飯的味道，迫不及待的狗兒也爭先恐後地跳躍，往我新主人身上撲去，「請問師父，您一個出

家人，為什麼要養這麼多狗？」記者掏出紙筆問道。「你看這些流浪狗多可憐，我收容牠們是慈悲，做善事啊！」主人邊說邊把飯鍋放在地上，這時，我故意跳到佛桌上，搖晃身子，抽動粉紅的鼻頭，主人看見我了，指著我說：「像這隻癩皮狗就是我在馬路邊撿來的。」記者望了我一眼，可惜他並沒有舉起相機，「也有人聽說我在收容狗，就把不要的狗送來，後來就愈來愈多了。」大概有幾隻？「寮房、走廊、客廳……大概四十多隻吧！」

記者驚訝地望了望我們，也抽了一下鼻子，大概是空氣中飄浮著我們的體味和抖落的細小毛髮，讓他不舒服吧！這時小黑、小白繞到他腳邊，仰頭嗅了嗅，小花、小黃更朝著他猛

叫不停，他略為後退了一下，接著又想起什麼似地，清清喉嚨問：「師父您的狗有沒有跟著您吃素呢？」這要隨緣囉！狗是不懂得吃素的，出家人要慈悲，隨順眾生嘛！」

「每天我趕完經懺，就到市場買便宜的碎肉回來煮一大鍋肉燥飯，牠們愛吃得挺呢！五天吃完一石米，倒是筆不小的開銷。」主人摸摸我們，接著記者又問「生病了怎麼辦」、「有沒有寄生蟲」之類的問題。最後我看見他寫上標題：「××寺慈悲的師父」，記者要走了，他還沒為我們拍照呢！「哦！師父，我給您和狗兒合拍張照片。」終於他要照相了，我趕緊搶在前面，擺了我的招牌姿勢，「喀嚓」一聲拍進去了，嘿！明天我一定要溜去告訴阿吉我也上報了。

記者走後，主人走進浴室，拿出甲師父的牙刷和乙師父的臉盆，放好水，再繞到僧寮，捉起正在追趕蒼蠅的小灰和來福，開始為牠們洗澡，然後再拿起丙師父的毛巾擦牠們腳

趾，「你也要洗嗎？」主人看見門邊的我，笑著問我。我趕緊跑開，流浪的日子過久了，不習慣洗澡，不過，前幾天甲師父發現牙刷沾滿狗毛時的憤怒表情，以及丙師父洗臉時聞到毛巾滿是狗臊味嘔吐的樣子，讓我難過，不知道乙師父回來知道她的臉盆已變成我們的浴缸時會作何感想？

我漫步到前院，哈利看到我，弓起身子，叫了兩聲，聽說牠是第一隻被收容的狗，因此一直以老大自居，深恐新來的狗搶了牠的地位。我懶得理牠，繞過楊桃樹，突然屋裡傳來吵鬧聲，我好奇地探探頭，丁師父正大聲地說：「這些狗日夜不停地叫，我都快瘋了，自從牠們住進來後，我不僅沒有地方誦經拜佛，現在連睡覺的地方都被狗佔據了！我拜託你別養了！」戊師父在旁嘆道：「更糟的是，狗會咬人，嚇得鄰居都搬走了，信眾也不敢來寺禮佛……」己師父從大寮衝出來質問：「放在冰箱的豆包是不是又被你拿去餵狗了？」庚師父抬出空

空的米缸說：「你說狗是我們的『人眾』，從此我們的米缸沒有一天滿過！」這時，主人的聲音也提高起來，「佛不是說佛與眾生平等嗎？何況我們還是凡夫呢！出家人要慈悲，我這麼做也是減少社會問題啊！」

天色暗了，她們還在爭吵「狗吃常住米」、「出家人養狗犯戒」的事，我聽不懂她們說的問題，「狗不『遷單』，換我『遷單』好了！」丁師父說完，垂頭喪氣地走了。啊！丁師父要走了，她是個好人，常教我們唸佛，為我們說法、皈依，只是誰能忍受日日夜夜和四十多隻狗生活在一起呢？屋子裡的狗，追逐地追逐，睡覺地睡覺，餓了就有香噴噴的肉燥飯可吃，回頭望望牠們，哈利還在原地敵視著我。我踏著步伐，走回街上。後天，報上大概不會報導一隻狗離家出走的新聞，不過我想告訴阿吉，我又成爲「流浪狗」了，還好我的主人還沒帶我去結紮呢！